

洪憲紀事詩

本事簿註

趙無題



洪憲紀事詩敘辭

今春總師回粵居觀音山粵秀樓與禺生少白有別
茗話榕陰石上禺生方著洪憲紀事詩成暢談新安
天會劇曲故事予亦不禁啞然自笑回憶二十年前
亡命江戶偶論太平天國遺事坐間犬養木堂曾根
俊虎各出關於太平朝之東西書籍授禺生譯著年
餘成太平天國戰史十六卷予序而行之今又成洪
憲紀事詩幾三百篇前著之書發揚民族主義今著
之詩宣闡民主主義鑑前事之得失示來者之懲戒
國民庶有宗主亦吾黨之光榮也民國十一年三月
孫文敘於廣州粵秀樓

凡例

一文心雕龍書記篇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簿者譜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漢書食貨志多張空簿沈括謂史館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他如朝簿政簿記事簿甚夥本注逐條類聚意亦猶是故曰簿注

二本詩原編會分次第先後嗣因兵燹大部材料燬於匡山乃將存留者先行簿注未照本詩次第餘待補錄

三禹生四唱中刊有本詩全文均於其下列分簿注本中卷數頁數以便翻閱

四此注多經當代名人良友供給材料尙有未翔實者敬求海內賢達隨時賜正

五本書因材料損失未能集中茲先就其較完備者分刊四卷聊當長編再版時重加排比以成完帙

洪憲紀事詩序

僭僞之主不能無匡國功而親蒞行陳其要也袁氏
仕清權藉已過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異志趣之者
滿洲宗室也于臣子爲非分于華夏爲有大功志得
意滿矜而自帝卒以覆滅者何哉能合其衆而不能
自將也夫力不足者必營於機祥小數袁氏晚節匿
深宮設周衛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爲姦神怪
之說始興以明太祖建號洪武滿清獨太平軍爲勁
敵其主洪氏也武昌倡義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壓
塞之是以建元曰洪憲云袁氏既覆其佞臣猛將尙
在卒亂天下今日無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敗亡

之故與其迫切而爲是者猶未明於遠近國史虛置
爲權貴所扼其詳不可得而書也武昌劉成禹禹生
者當袁氏亂政時處京師久習聞其事以爲袁亂之
迹率自裨官雜錄志之然見之行事不如詩歌之動
人也於是爲洪憲紀事詩幾三百篇細大皆錄之詩
成示余其詞瓌瑋可觀余所知者略備矣後之百年
庶幾作史者有所捃拾雖袁氏亦將幸其傳也民國
八年孟夏章炳麟序

洪憲紀事詩序

題洪憲紀事詩

萬人聲

側川趙 詩

忍聽東風杜宇聲
新華春夢未分明
羣雄滇海張拳起
四友嵩山掉臂行
殿上君臣神慘淡
燈前兒女淚縱橫
如何舉世歌功德
不抵西人一字評
怒罵何如嬉笑陳
劉郎也算有心人
軍書頗已嗟旁午
雜事還同寫祕辛
一德格天揮閣膀
五經掃地拜車塵
不堪最是諸名士
僥倖埋頭脫鬼薪

題洪憲紀事詩

湘陰陳嘉會

滄桑閱罷百憂并
欲紀遺聞月旦評
却把南孤東馬意
新詩寫擬玉溪生
蜉蝣託命原朝暮
魑魅窮形雜異同
志怪好憑麟角筆
不須癡垢與莠讐
天崩地陷空豪語
墓上征西更盜名
堪笑當塗矜識緯
六張五角未分明

四輔當時自謂賢，遺規猶是鳳皇年。長安社裏同兒戲，白狗丹雞亦可憐。

丹書鉄券竟何存？佐命元功痛帝閭。位極人臣多蹇剝，最難開卷泣煩冤。

呼朋引類起羣奸，尙把錢珠擬鳳鸞。獨有孫郎羞不取，悔將鞍馬事曹瞒。

第一仙人得得來，錦披曾許到蓬萊。如何海上襄羹草不及，分香望雀臺。

火色鳶肩年少新，不違念及歲寒身。可堪遺老頭如雪，五百金來頗罪人。

華陽居士稱真隱，一代申屠著節操。金寺蕭蕭見朝簿，當前誰唱月兒高。

絕倫細一姓爲王樹，此事關系一代名節。特爲揭出，持參政院名單，至有先生名以表病謝。

當年我亦同張儉，今爲遺山築史亭。余爲寫歲莫笑劉生是風漢，一篇傳誦萬人聽。

自識書有

頂城臨死手刃一姪附葬墓側

附錄劉墓會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遺山先生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 卷一

武昌劉成禺著

龍飛河北據幽燕。八十三晨大寶傳。一代興亡存故事。史家紀日代編年。

袁籍河南項城。發軔天津李合淝幕下。朝鮮一役後。任山東巡撫。手練新建陸軍爲晚清六軍之第四軍。陞任軍機大臣。北洋總督外務部尙書。謫歸彰德。起任內閣總理大臣。清帝遜位。舉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功名居處。皆在河北。洪憲稱帝。始於民國五年丙辰歲正月元日。取消於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凡稱帝八十三日。袁氏自稱。帝號由清室移轉。並非取之民國。故曰大寶傳也。〔後孫公園雜錄〕

涇德神人命至尊。洪天營造關都垣。故開雙闕增奇數。便壓皇明十二門。

袁在彰德府城北涇水上築涇上村。建築不甚宏偉而頗大雅。袁被議歸彰德居之。署名涇上老人。起用入京。膺大總統選。眷屬多留涇上。曰發祥地也。北京議改帝制。先壯都城。內務總長朱啓鈴實任營造。曰清代入關。因以啓京爲陪都。命名承天府。北京則名順天府。

。今上登極。都城不宜襲北京名。且年頗洪憲。宜尊升曰洪天府。如仍名北京。則南北有未統一之嫌。當北京開始營建。日者鄧某說袁克定宜先改造前門。清承明制。建十二門。前門不開。開則有凶。偶數不利。宜增奇數。乃改造外圍前門樓。使雄立高聳。張兩龍眼以鎮南方。樓下前門洞緊閉雙扉。永不開啓。避免凶兆。折去外圍城牆。廣爲大路。雙繞圓弧。直趨內圈。前門原門爲一。今析爲二。一出一入。增爲十三門。合天數壯皇極也。前門工竣。又於鐘門內東西兩旁。每方造洋樓一座。兩兩對峙。爲克定儲公安坐位也。日者曰天長地久。不僅壓倒內城九門。並壓倒皇明滿清內外十二門矣。〔後孫公園雜錄〕

碧曉宮禁起新華。竟劃河嵩作帝家。王氣西來繼輔定。鞏城兵鐵洛陽花。

營造帝城考臣。新華門內南海宮殿。皆稱新華宮。暫時油漆刷新。俟宣統遷出大內。由新華宮。乃移入紫禁城。正居帝位。日者鄧某進曰。中國王氣由塞外分兩枝入中國。長白山舉頂。蜿蜒西行。結穴北京。遂有遼金元明清七百年之皇運。一枝由塞外西南入關。橫亘太行八百里。渡河而西。結穴秦中。成長安五百年之皇運。太白終南舉頂。渡河而南。結穴洛陽。咸東周東漢北朝之皇運。嵩山舉頂。嵩山居五嶽之中樞。惟嵩最貴。長安氣盡。北京氣疲。不如在洛陽一帶。跨河嵩以立陪都。此天子大居正也。項城曰。昔世敬能關中。圖三輔。鄧先生亦世敬也。善。於是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劃河嵩之間爲陪都。策劃宮室營房兵工廠諸制。擇洛陽西面爲宮室營房。先建營房屯兵。今所稱西工是也。案項城嘗

國。三四年間。注意於整軍經武。其初以北洋六鎮爲基礎。而取互相牽制主義。向聞北洋老將盧子嘉永祥言。北洋六師。四師長於騎兵。六師長於工兵。二師長於砲兵。五師長於輜重兵。一三兩師長於步兵。各有偏勝。於兵器亦然。滬廠長於造砲及砲彈。漢廠長於造步兵槍彈。粵廠長於造機關槍。德州偏於造槍彈。項城乃始於洛陽造兵房。着手訓練新皇軍。又於鞏縣造大規模統一重兵器工廠。擬先撥五十萬元籌辦此事。任蔣延梓爲廠長。方開始建造屋宇。安置機件。工程甫及五分之一。而項城遽殂。遂停辦。西工屋宇營房。仍項城時之舊規也。〔錄洪憲秘辛及袁世凱與中國〕

福全宮裏賜錢回。有喜天顏一笑開。報到皇孫新得母。羊車倉卒入宮來。

新曆民四九月十六日。項城壽辰。宮內行家人祝嘏禮。少長男女。各照輩次分班拜跪。孫輩行中。有老嫗抱一赤子。合手叩頭。項城曰。此兒何人。嫗應曰。二爺新添孫少爺。恭喜賀喜。項城問其母爲誰。旁應曰。其母現居府外。因未奉皇上允許。不敢入宮。項城曰。即刻令兒母遷進新華宮。候我傳見。兒何人。寒雲納薛麗清所生也。麗清分晚後。離異他往。項城因兒索母。何處可尋。如是哀乃寬江朝宗等。與寒雲商定。當夜朝宗派九門提督率兵。往石頭胡同某清吟小班。將寒雲會眷之蘇妓小桃紅活捉入宮。靜候傳呼。八大胡同南部佳麗。受此驚嚇。不知所云。有逃避一二日未歸院者。事定。手帕姊妹。艷稱小桃紅。真有福氣。未嫁人。先做娘。揚州方地山（爾謙）。寒雲童子師也。賀寒雲聯云。冤枉

難爲老杜白。傳聞又弄小桃紅。一時傳誦。「旌憲汪彭年民四九月十七晨來後孫公園說事。一漂水滄伯欣先生一乘口。寒雲納小桃紅。方太師贈聯云。冤枉難爲老杜白。蘇詩老杜卽老大指克定。傳聞又弄小桃紅。方地山（爾謙），曾授克文克良蒙課。呼爲太師。寒雲修禳法源寺。地山在津。一電回京。來往半日。又洪憲時阮斗瞻娶媳。牽親太太選相福祿。多兒女。未有幸膺者。禮延其夫人。某夫人初入京。鄉氣重。堅不欲往。都人爲對云。方太師回朝。某夫人在野。按順天時報載聯凡四語阮大郎結親某夫人在野。二子納賄方太師回朝云。

雲雲日記。丙寅二月二日。秀英邀觀影劇。偕瓊姬往。小桃紅後與寒雲分離。在津重張歸幟。易名秀英。尙未忘情寒雲。故寒雲有根觸詞云。其爲皇孫母。亦不過三數年耳。「伯欣又記」

國泰民安屬對工。黃氍毹映紫燈籠。禮臺內賀三更罷。寶座猶張孔雀
簾。

洪憲元旦。外受羣臣朝賀。除夕三更後。先具家人內賀禮。於居仁堂行之。堂中帷幔。尙黃色。氍毹織黃龍。間以藻火雲物之屬。皇帝升御座。以大紫燈籠二對。夾行前導。一書風調雨順。一書國泰民安。皇帝與皇后。同升寶座。女官左右排列。皇后先向皇帝賀年。皇帝還禮如儀。次克定及太子妃。次皇二子以降。次宮妃以降。次長公主以降。每人行禮。女官傳呼。鼓樂疊奏。寶座上覆孔雀翠羽。全綴黃燈。卽俗語所謂遮陽也。洪憲消亡。

孔雀筵與寶座尙留。出入居仁堂者。摩挲嘆息。〔錄後孫公園雜錄〕

樊蘭畦俗奏明光。官樣閨書訓女郎。湘綺老人端解事。封還官職避彈章。

民國三四年。北京官家閨秀。競尙奔蕩。治服香車。招搖過市。以內務總長朱啓鈴之三小姐爲祭酒。其他名媛。醉心時髦。從者不乏其人。漢伯欣先生北京打油詩曰。欲將東亞變西歐。到處聞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紀實事也。爭艷鬥侈。禮儀蕩然。而籌安會女請願團女子參政會。如唐羣英沈佩貞蔣淑婉安謐生之流。時往新華宮。求謁項城。稱女佐命。醒春居風流案。遂以發生。又如呂碧城等。學問門第較高。爲項城諮議。所領女徒黨。別張才女之幟。在風度。不在服裝也。項城因籌議帝制。先整飭綱紀。官家越禮。時有所聞。甚爲厭惡。思痛懲之。密諭肅政史夏壽康。具摺整飭風俗。嚴警效尤。夏壽康乃上封事曰。奉爲朝實眷屬婦女。治服蕩行。越禮離閑。宜責成家屬。嚴行管束。以維風化。而重禮制事。其中警句如處唐虞唐虞歌之世。而有鄭衛秉前之風。自古帷薄不修。爲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禮教之防。其何以樹朝政而端國俗云云。摺上。項城將原摺交政事堂。通令整飭風紀。以重官箴。文載政事堂公報。項城一日告朱桂莘（啓鈴）云。夏肅政史所上整飭風化摺。汝爲內務總長。宜痛加整頓。實行專責。傳曰。家齊而后國治。國之本在家。皆內政事也。桂莘歸。惘惘若失。由內務部令城廂警察。密禁在京官眷。治服誨淫。而訓朱三小姐。一月內。不准出門。京師風氣。一時不變。招搖過市之風。

息。畏行多露之禮生矣。湘潭王湘綺先生。一老名宿也。頃城聘爲參政。主持國史。曾爲館長。其戀老女僕周媽一事。全國傳爲老蕩子行。湘綺處之晏如也。周媽在國史館。把持開支。干涉用人。大有招權納賄之意。謀職員支薪水者。皆求周媽密語湘綺。得邀一命爲榮。自夏壽康整飭官眷風紀摺上。內有帷薄不修。有玷官箴等語。壽康雖意不在周媽。湘綺則認爲語侵此老。加以洪憲元旦。自上大夫以上。皆須稱臣上頌。參政院參政咸授少卿上大夫。適合體制。湘綺爲避免在京稱臣之嫌。毅然於民國四年十一月。辭參政國史館長職。攜周媽南歸。又恐頃城帝國告成。無將來見面地。乃假託周媽事件。根據夏摺爲辭。其辭參政院參政國史館館長呈曰。呈爲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行自請處分。祈罷免本兼各職事。內述闔連年邁多病。飲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須臾離女僕周媽。而周媽遇事招搖。可惡已極。致惹肅政史列章彈奏。實深慚慙。上無以樹齊家治國之規。內不能行移風易俗之化云云。章太炎先生曰。湘綺此呈。表面則嬉笑怒罵。內意則鈞心鬥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媽者。眞湘綺老人之護身符也。〔錄後孫公園雜錄〕

附錄新城陳瀟一讀湘綺樓日記注周媽事

王壬秋先生。歲甲寅。頃城招入京。聘爲國史館長。先生諾之。遂攜其寵姬所謂周媽者北上。排日記事。頗有可資談噱者。率錄如干則。曰讀湘綺樓日記。三月十五日夜。與楊度談云。南北禮代。已有其功。蓋與黃興密約。一夜有微雨。婦女全日出游公園。兩嫗均從余獨守屋。按兩嫗云云或周媽在內耶。

五月四日晴。出訪楊惺吾於甌塔巷異宅。小坐而還。以老人不宜多談。而自忘其老也。（按其時湘綺老人年近八十體力殊健精神亦旺自謂忘其老足見其老而不老也觀於周媽之朝夕不離左右可以知矣）

閏月十九日晴。至象坊橋院。未聞其說。隨衆舉手而已。欲條陳。周婆尼之而止。楊賢子移來同住。（按象坊橋即參政院所在地聽者指開會而言條陳爲周媽所尼是湘綺亦謀及婦人矣賢子即戲呼楊賢子者時其妻方下堂遂與八十歲之老師同居）

六月七日晴。方起。外報歐陽小道來。短衣延入。云欲修史。可謂奇想也。不能與論。蓋求財耳。看報言周媽事。殊有意味。王特生亦求周媽。則無影響矣。然亦裴回與親戚同知疲民心想之奇。何事不可爲。他日定當以園土殺之。此等人不殺。無可位置也。不知佛出。何以度此。又非立達所可及。

八月廿一日晴。伺候周媽出遊東安市場。（按周媽因湘綺而得名伺候云云以八十老翁視女僕如夫人可謂恭維甚至無惑乎今之時髦少年往往低眉下氣爲其婦穿大衣套繡履出入扶持爲得意也）

九月十四日晴。欲送芸子月費。帳房無錢乃止。遣與兒往車站送之。又私送廿元。遣周媽送去。

十一月十四日晴。過武勝關。又寐未覺。辰刻到漢口。尋神州館暫住。待周媽。已改牌天心。不知何意。作書與袁慰庭。前上啓事。未承鈞諭。緣設立史館本意。收集館員。以備咨訪。乃承賜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時支領。又不時得。紛紛問索。遂致以印領抵借券。

不勝其辱。是以陳情辭職。非畏寒避事也。到館後。日食加於家食。身體日健。方領鴻施。故欲停止兩月經費。得萬餘金。買廣廈一區。率諸員共聽教令。方爲廉雅。若此市道。開自餽生。曾叔孫通之不如。豈不爲天下笑乎。前擬將頒印暫存夏內史處。又嫌以外干內。因暫送存敝門人楊茂家。恭候詢問。必能代陳委曲。某某於小寒前。由漢口歸湘。待終牖下。奉啓申謝。無任愧悚。敬頌福安。××謹啓。（按湘綺既定期出都上呈辭職。史館長及參政各職聞措辭極諛諂入妙起句云呈爲帷薄不修婦女干政無益史館有玷官箴應請罷免本兼各職事內述年邁不能須臾離周媽而周媽招搖撞騙可惡已極實則湘綺戲言也此書亦多嘻笑語出諸此老之口人且以爲詭耳）

十二月十九日有雪霏見白。大風報館誣周媽受賄。遣問根由。轎夫均出。遂不得出城。亦藉以避風也。周媽屢致人言理亦宜。如王廣虞之請去。惜無御史彈之朝廷。則無以飛語去人之理。故遂不問。

廿一日陰。欲待仲馴查辦周媽事。彼日日來。今日乃不來。（仲馴即陳毓華）（案周媽受賄湘綺曾上書元首戲言周媽于政報館撫拾風聞亦湘綺自召）

湘綺任國史館長。由原籍攜周媽入京。過武昌。拜督軍王占元。投刺附署周媽二字。湘綺偕入。謂占元曰。老嫗欲瞻將軍威儀。幸假以辭色。他日入京亦攜此嫗。謁拜臺顏。使闊眼界。因占元駐漢招待者。屢賤遇周媽。湘綺乃有此舉。占元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後用官車。偕送渡江。厚贍老人。附還周媽。湘綺曰。今日爲周媽吐氣矣。武漢人士。至今播爲佳話也。湘綺入京。餽內單牌樓武功衛二號居之。後室署周媽老巢。湘綺告人曰。予藏

書零亂。作文時引用致證者某書某卷。惟周媽能一檢即得。雖門人學者。亦不能細心若此。伺候老人外。尚有專長云。湘綺詢弟子顏某云。報章紛載周媽誹語。爾意云何。顏曰。八十老翁。出入以婦人役。古禮有之。湘綺微笑曰。是真讀古書能會通者。〔錄春明雜記〕

曾子縱橫自恣。惟平生最服膺湘綺。執弟子禮甚恭。湘綺歿於吳五冬間。曾子方適亡在外。不克奔喪。寄輓一聯云。曠古聖賢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顛沛愧師承。數語可括湘綺生平。亦以見師弟淵源之深也。〔錄洪憲祕辛〕

案：周媽隨湘綺入京。國史館雜事。多由周媽把持。內外賈有煩言。上海時報文藝周刊載有周媽傳長篇。如記湘綺無周媽。則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飽。順天時報載湘綺欲委某爲館員。周媽先有人任。硬行改委。益世報載湘綺曰。周媽。吾之棉鞋大被也。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湘綺聞之。大爲憤恨。故日記中有君親言周媽事。頗有意味。蓋首肯也。滄溪庵名繕笏堂同院告予曰。湘綺掌教衡山。一日據高岸出恭。其臂特紅。豈生在下大笑。湘綺大呼。周媽快拿草紙來。同我揩污。你這些朽貨。周媽冉冉而至云。〔成附記〕

簡瓦參差建寶藍。賜名扁額鏤沉檀。體元承運餘新殿。享食書家小小男。

洪憲元旦登極。大典籌備處。重新宮殿。改易舊名。大旨於平臺。先擬議大殿大門名稱。具摺呈核。由垣城御筆圈出。於是易中門爲新門。易太和殿爲體元殿。易保和殿爲承

運殿。易中和殿爲建極殿。明清舊制。全蓋黃瓦。濃抹金色。洪憲改建筒瓦。於金黃色外。間用寶藍。表示新朝易名號。必易服色之意。將作大監。則內務部長朱啓鈴也。體元承運建極三殿扁額。刻鏤沉檀。四圍空鑿龍鳳雲物之屬。像十二章。呈十二色。額字用金黃色。御筆圈派上大夫林長民恭書。字體倣瘝鶴銘。書就。進呈御圈。項城大爲嘉許。欽定林書上額。羣臣上頌。長民笑向人曰。他日小小男爵。總有一位。方不辜負此書。有人諛宗孟者曰。殿鈴山書貢院至公堂。公字上之八字兩撇下面橫出。至今稱道。視爲國寶。先生三殿書額。將來與國同休戚。相業勳業。當與鈴山無異云云。〔錄後孫公園雜錄〕

案當時大典籌備。新葺正殿。備行朝儀。某建議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朝堂正門。清易大明門爲大清門。民國易大清門爲中華門。洪憲登極。宜改中華門爲新華門。以符其命維新之義。太和保和中和三殿。擬名甚多。有擬太和爲洪元憲元者。有擬保和爲新運承天者。後用體元承運建極。經項城圈定。當議洪元之名時。座中或笑曰。是非爲黎元洪唱大登殿乎。〔吳生記〕

宮內嘲談竟闖牆。君臣御跋笑升堂。寄言來日龔皇后。勝却徐妃半面粧。

穀梁傳。御克升堂。婦人笑於房。謂使禿者御禿者。跋者御跋者。故婦人笑於房也。克定左足病曳。顏世清右足不良於行。洪憲元旦。世清朝賀新華宮。禮成。世清退值。疾趨歸宮賀太子。世清行拜跪禮。克定還禮如儀。克定左跋。杖而能起。世清右跋。亦案地良久。